唐宋八大家文鈔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宋八大家文鈔

(三)

張伯行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六　歐陽文忠公文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者苟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茅鹿門曰言近而旨遠

張孝先曰以其不苟屈以求合於世而許其爲知命之君子信哉言乎士若不知命雖苟屈以求合於

世亦卒未能有合也徒成其爲小人而已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則君子何嘗不可爲哉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眞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宜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閒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

茅鹿門曰大約本韓昌黎詩序中來

張孝先曰公曾跋蔡君謨荔支譜云牡丹花之絕而無嘉實荔支果之絕而非名花物之不能兼擅其美也而況於人乎亦卽此文發端之意

韋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勖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綏冕弁以爲首容珮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於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於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已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勖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茅鹿門曰典實

張孝先曰以望字作骨見古今有許多人物階級士當自擇而勉不可與凡民同泯沒於天地之間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茅鹿門曰。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

張孝先曰。宇宙有不朽之道三。立德立言立功是也。功不如德。言不如德與功。歐公此文。蓋悲文章言語之無用。而慨學者勤一世以盡心於此者爲可惜也。可謂返本之論矣。雖然。飄風之華過耳之音。爲文章麗而言語工者云爾也。夫麗與工。則豈立言之謂哉。世之人以妃青儷白。繁絃急管。妖冶眩目。淫哇聒耳者。誤認以爲立言。而不知古之所謂立言者。正不如此也。蓋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言出而明道覺世。如菽粟之可以療饑。藥石之可以愈疾。高而爲日月之經天。下而爲江河之行地。自六經四子而下。惟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書可以當之。如是然後可以謂之立言。而古聖賢之不朽者。胥藉是以傳焉。學者所當勤一世以盡心其間者。此也。豈曰言不足恃。而遂以爲戒乎哉。因讀此文而補其說。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於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於朝廷。登於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於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

驕於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於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於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於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茅鹿門曰。以宋祕書起宰相家世胄。而以難易立論。似有深淺。

張孝先曰。宋君固賢。而公敍之尤藹然有情致。世胄子弟當書一通。勒之座右。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閒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强之筋骨。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茅鹿門曰。文旨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

張孝先曰。歐公晚年寓意之文。東坡集多得此解。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衞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茅鹿門曰冶女之文令人悅眼而最得體處在安頓衞國公上　以史遷之煙波行宋人之格調

張孝先曰以窮阨得志者相形見公超然出於富貴之上因晝錦二字頗近俗故爲之出脫如是文旨淺而詞調敷腴最爲人所愛好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

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序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

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茅鹿門曰。典刑之文。

張孝先曰。本天子所以建學之故。而望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是一篇關鍵處。歸美李侯意。只帶敘於其間。文之得大體者。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偏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柯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

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遑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與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鐏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與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唐荊川曰。此文前後辨釋奠釋菜爲祭之略。及其所以立廟之故。後段言古禮之不行爲可惜。而狄公能復古禮爲可稱也。

茅鹿門曰。慨古禮之亡處多韻折。

張孝先曰。此文大意荊川評括之。觀其用筆是從封禪書脫來。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瀠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俛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茅鹿門曰太守之文

張孝先曰朱子論歐公文字敷腴溫潤包顯道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讀歐公文字令人喜悅自是宇宙間陽和氣象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

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也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茅鹿門曰文中之畫　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遶石入一層纔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脩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張孝先曰文之妙鹿門評盬之朱子言歐公文字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見文字最要修改故附錄之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旣歿經更載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唐荆川曰。一生大事。或捉在前。或綴在後。銘詞擬樊宗師銘。

茅鹿門曰。敍事甚錯綜可誦。

張孝先曰。傳道授業必有師。古之學者莫不然。而後世鮮有行之者。師弟子之義不列於五倫。而五倫非師不明。故論道則同於朋友。而論分則齊於君父。禮莫重焉。洙泗以下。伊洛盛矣。二程之吟風游楊之立雪。師弟子之義。至今猶令人景慕。乃余觀孫明復隱居泰山。石介師禮事之。賓客至。介侍立執杖履甚恭謹。魯人皆嗟歎。謂乃今復見師弟子禮。此在周程未起時。亦宋朝道學之盛有開必先耶。余感古道而識於此。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皐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室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茅鹿門曰胡安定生平所著見者師道一節故通篇摹寫盡在此

張孝先曰自安定開湖學而儒風盛於東南宋朝道學之傳稱濂洛關閩亦先生有以倡之於始歟先

生位雖不甚顯而道則光教學之法不惟可以師一時而實可以垂百世可謂豪傑之士矣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

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庶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

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茅鹿門曰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於其母之言故爲得體。

張孝先曰人子之欲顯揚其親誰無此心哉公幼孤承畫荻之教至於遭時居顯位使其先世錫爵受封可謂榮矣然古今榮親者亦多而以文章傳其令德垂諸百世而不朽如公者有幾人哉述父之孝與仁卽一二事而想其生平所以享爲善之報也。

祭吳尙書文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旣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强飮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旣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於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於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於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尙享。

茅鹿門曰交似疏而感獨深　也字爲韻貫到篇末。

張孝先曰情見乎詞令人閱之亦愴然有感。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顚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呼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朽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尙享

張孝先曰師魯與公始倡爲古文詞相知最厚擯斥而死故公特寫其磊落之致悲愴之思抑揚跌宕綽有情致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册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

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麋鹿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螻螻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茅鹿門曰淒清逸調

張孝先曰似騷似賦亦愴亦達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衰冕不祀桓魋孟子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槩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本見於南邦使不遭羅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茅鹿門曰悲痛慷慨

張孝先曰公生平遭讒得謗見慍於羣小特發其感憤之意於斯文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君子亦盡其在我以俟百世而已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

名譽而于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呂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張孝先曰韓吏部文章昭垂天壤至今炳如日星然在當時知好者少公去文公僅百餘載而韓文猶湮沒未彰蓋五代文弊而宋初楊劉綺麗之習有以蔽之也公自兒童即知好之得諸李氏敝篋中乞以歸愛之終身於萬卷中獨爲舊物後之學者稱文章必曰韓歐蓋其生來根器與韓契合固非習之所能移耳余憶兒童時先君子教以性理諸書心知篤好嘗欲求濂溪全集觀之而未得也一日偶行報國寺見有鬻此本者因重購以歸如獲異寶晨夕展玩不忍釋手今之官閩南搜輯先儒遺書既將濂溪全集校定鏤版以公同好而原本日在案頭亦如六一居士萬卷中舊物獨恨未能心領神會使先儒之道有諸身而被諸世如歐公與韓子繼踵而興也聊爲附記於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七　蘇文公文

上仁宗皇帝書

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箚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赴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疏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

張孝先曰。召試不赴。蓋得難進之義。所上書辭旨多未純。故不錄。蓋蘇氏議論足以動人。熟其文。便不知不覺深入權術作用去也。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訃。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然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馬赫弈婢妾倩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告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

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茅鹿門曰。此是老蘇借譜亭諷里人。幷訓族子處。

張孝先曰。堯典言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君陳篇言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大學言身修家齊而後可以國治天下平。卽此篇所謂積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也。世道衰薄。士大夫鮮知此道。倫理不正。恩義不篤。無論不能治國平天下也。先無以表率鄉人矣。宜老泉之有慨乎其言之也。文字峭刻。而道理醇正。余於老蘇集中。獨取斯文。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八　蘇文忠公文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固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所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茅鹿門曰長公所最得意識見亦最得意條奏

張孝先曰蘇長公自少卽好讀陸宣公書故惓惓欲獻之君父者莫非忠愛之心也中段隱括奏議大意簡而該精而切其文字安詳懇摯亦大類宣公手筆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庶寮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繫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茅鹿門曰內多名言

張孝先曰歐陽公致政爲當時羣小讒搆故見幾而去耳公此啓和平溫厚婉轉曲折寫歐公進退合道至末始言其明哲保身可謂措辭有體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敍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

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茅鹿門曰。荆川批斷續兩字。是文家血脈三昧處。非荆川不能道。

又曰。讀此而後可以身自信於天下。而成不韙之功。而行文斷續不羈。

張孝先曰。士君子立身。以名節爲重。名節一喪。則未行一事。而人已以不肖之心相待矣。安能取信於人。而成天下之大事乎。東坡此論。可謂透快。亦可想見此老生平名節不汚。非徒能言而已。但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朱子解之。以爲伊尹之志。公天下而不爲私者也。是則非僅輕視天下。即足以成大事也。若使輕視天下。即足以成大事。則巢許亦能作堯舜事業乎。故周子通書曰。志伊尹之所志。當思伊尹所志何志。方可以知伊尹。讀者詳之。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徼見其意者。皆聖

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黃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王遵巖曰。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

茅鹿門曰。此文只是一意反覆。滾滾議論。然子瞻胸中見解。亦本黃老來也。

張孝先曰。論子房生平以能忍爲高。卻從老人授書橋下取履一節說入。乃是無中生有之法。其大旨則本於老子柔勝剛弱勝强意思。非聖賢正經道理。但古來英雄才略之士。多用此術以制人。學者若喜此等議論。其漸有流於頑鈍無恥而不自知者。故韓信之受辱胯下。師德之唾面自乾。要其心術皆不可問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

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閒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荀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

唐荆川曰不能深交絳灌不知默默自待本是兩柱子而文字渾融不見蹤跡

王遵巖曰謂賈生不能用漢文直是說得賈生倒而文字飜覆變幻無限煙波

茅鹿門曰細觀此文子瞻高於賈生一格

張孝先曰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斷得甚確足以服賈生之心其行文爽快遒逸學者讀之則手腕自然靈妙但中間代賈生打筭一段卻欲其深交絳灌使不疑忌十年便可得志則是權詐作用並將上面所引孔孟皇皇救世之心都錯看入此途去也此最壞人心術處讀者勿徒愛其文而忘其理之不正也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茅鹿門曰錯之誤誤在以舊有怨於益而欲借吳之反以誅之此所謂自發殺機也鬼瞰其室矣何者以錯之學本刑名故也

又曰於錯之不自將而爲居守處尋一破綻作議論卻好

張孝先曰凡做事要能發能收方是大豪傑手段苟其不然反不如庸庸者之爲愈耳此文責鼂錯不自將以討吳楚是能發而不能收宜其來讒言以速禍也眞老吏斷獄深文使鼂錯無辭可以解免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之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

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此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王遵巖曰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煞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於荀卿此尤是長公深文手段

茅鹿門曰以爲所傳攻其所蔽荀卿當深服

張孝先曰論李斯之禍自荀卿開之似乎深文蓋折以孔孟平正無弊之道則荀卿之高談異論其貽禍自有必然者可謂透切事情而不詭於理矣噫何晏談周易而禍晉其失也虛安石談周禮而禍宋其失也拗若後世陽儒陰釋之學一種高談異論遞相祖述推其流禍蓋亦灼然可覩矣惟程朱之論未嘗異而天下卒無有及之者誠萬世無弊之道也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唐荊川曰此文一意飜作數段

茅鹿門曰東坡試論文字悠揚宕宕於今場屋中極利者也

張孝先曰東坡自謂文如行雲流水即應試論可見學者讀之用筆自然圓暢中間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一段議論極有至理

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攀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遽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彊於功名而不敢

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胥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茅鹿門曰。專爲吏胥以下之才。其情弊與今亦相參。而文甚錯綜。

張孝先曰。宋時州縣吏有過者。終身不遷。從吏出身者。與入貲而仕者。亦皆限其所至。而不得遷。此固嚴殿最別流品之意。然既已用爲州縣之吏矣。果有異材茂著者。陞之可也。其貪殘害民者。黜之可也。若但限之而不遷。則彼將無所望而自棄於善矣。東坡此策。意在以爵祿鼓舞之。是開人自新之

機與立賢無方之道。然不肖者必須嚴黜之。則既無沮善。又不恕惡。於吏治庶幾無弊耳。

敦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

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曄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欺詐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旨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茅鹿門曰東坡勸敦教化而以罷西河之兵與寶元以來贍賦爲案其言雖近長老而其實則疏略矣又曰看他行文紆徐婉轉將言不言處

張孝先曰策言教化必先行之自上而上之敦教化者莫重於信義到入時事處一言籍軍無信一言增賦不義上無信則教民詐上不義則教民貪皆切中時弊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稾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

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茅鹿門曰此作本以率意而書者而於中識度自遠

張孝先曰上半篇敍景慕之情中言公規模先定末乃言其文集底蘊要分段落看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

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唐荊川曰。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也。

茅鹿門曰。蘇長公乃歐文忠公極得意門生。此序卻亦不負歐公。

張孝先曰以孟子配禹以韓文公配孟子以歐陽子配韓文公此是一篇血脈說得歐陽公身分儘高所謂言大非誇也

田表聖奏議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茅鹿門曰不爲巉刻之言而文自達

張孝先曰田公之議不盡用而其志則無非出於忠孝之誠憂治世一段可謂篤論

鳧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世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徵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茅鹿門曰非公著意文卻亦澹宕而有深思云

張孝先曰論文極精確逐於末流而忘其根本則游談枝詞之弊興矣其曰如五穀之可以療饑如藥石之可以伐病吾以爲惟周程張朱之言可以當之

王君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

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以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嘗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唐荆川曰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

茅鹿門曰有一種達人風旨然地位不如荆公多矣

張孝先曰書畫雖可樂其實與聲色之好何異寓意而不可留意達觀名言可以醒世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者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茅鹿門曰題本小而文旨特放而遠之纔不鮮腴

張孝先曰古人書少而學者多今人書多而學者少念之良可浩歎余來閩中置藏書樓於鼇峯書院將與好學深思共之幸毋蹈坡公之所譏也

張君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弈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子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毘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迹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人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

之所言者爲鑒。

唐荆川曰。此文前後各自爲議論。暗相照映甚密。

張孝先曰。學書費紙。學醫費人。世之學無用詩文。以費精神費歲月者多矣。吾願其亟返而自省焉。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然喪之。豈獨竹乎。予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子者豈獨得其意。並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練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韈。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埽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

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筼筜谷偃竹遺子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筼筜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筼筜谷其一也予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平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歿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茅鹿門曰中多詼諧之言而論畫竹入解

張孝先曰坡公爲文隨手寫出觸處天機蓋是心手相得之候無意成文而文愈佳也余獨愛其論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不可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甚有妙理可以旁通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茅鹿門曰。公之文好爲滑稽。

張孝先曰。作亭之名。原是觸景而成。亦可見太守不忘乎民之意。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絜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雨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唐荊川曰。前發超然之意。後段敍事解意兼敍事格。

茅鹿門曰。子瞻本色。與凌虛臺記並本之莊生。

張孝先曰。游物之外則隨寓皆安。世之膠膠擾擾。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豈足以知公之胸次乎。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嵩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埽粃穅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讥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鼉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茘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茅鹿門曰。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前後議論多漫然。然蘇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張孝先曰。此文止是一氣揮成。更不用波瀾起伏之勢。與東坡他文不同。其磅礴澎湃處。與昌黎大略相似。朱子曰。向嘗聞東坡作此文。思得頗久。不能得一起句。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兩句。下面遂一筆埽去。此卽東坡所論畫竹法。余覩其直趕到浩然而獨存者乎。勢已極矣。卽接蓋嘗論天人之辨一段。遂加倍精采。文之直致者。須有元氣包裹其間方好。

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戹。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戹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

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與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茅鹿門曰中多名言

張孝先曰眼界既高議論更大世之人不務修德少不如意卽有怨天之念何其所見之陋也

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

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茅鹿門曰。歸本於學有見。

張孝先曰。以稼喻學。字字名言。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僊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茅鹿門曰。予嘗謂東坡文章仙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張孝先曰。以文爲賦。藏叶韻於不覺。此坡公工筆也。憑弔江山。恨人生之如寄。流連風月。喜造物之無私。一難一解。悠然曠然。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茅鹿門曰。蕭瑟

張孝先曰。猶是風月耳。上文字字是秋景。此文字字是冬景。體物之工。其妙難言。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

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茅鹿門曰公之以文點化人如佛家參禪妙解

張孝先曰兩喻俱有理趣思之令人警目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致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茅鹿門曰本莊生齊物我見解而篇末類滑稽可愛

張孝先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能別是非而不爲物累也若以有知覺之人與無知覺之物等而

視之謂能不累於物。則天下無是理也。歐公自號六一。聊以寄興。未必有此意。而東坡以老莊之旨。從而爲之辭。此朱子所以譏其不根而害道也。存此而論之。以概其餘。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九　蘇文定公文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册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

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睚眦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已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

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錯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蚤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茅鹿門曰竊謂易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內者進之之詞也外者退之之詞也恐未必如子由所云內卽以之任於朝外卽以之布於州郡也宋時上下並有調停之說故子由亦不敢不附此爲言子由與章蔡相讐者猶爲此言然則彼之私相黨者安得不橫爲煽亂動搖之術乎

張孝先曰此篇大旨欲人主分別邪正言之極爲剴切但聖人言放鄭聲遠佞人武侯言親賢臣遠小人遠之爲言皆去之之義若以遠爲在外且以泰之三陰在外爲說皆屬附會蓋小人雖或片長可取亦止可以小知原無在外則安之理惟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可謂切於情勢之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轍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茅鹿門曰。胷次博大。

張孝先曰。蘇家兄弟論文每好說箇氣字。不知聖賢養氣工夫。全在集義。而此所謂曠覽山川。交游豪

俊特以激發其志氣耳與孟子浩然之氣全無交涉也其行文顧盼自喜英氣勃勃自是令人傾服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游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邱陵小者伏榛莽芟夷蹂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彊弓右毒矢陸死則槩象犀水伐則執蛟鼉熊羆虎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隋侯夜光間以類琲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偏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饑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愼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己之得之也。輒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詠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達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魯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倦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麤。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頹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

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茅鹿門曰。覽其文如廣陵之濤。砰磕洶悍。而不可制。然其骨理少切。譬之揮斤成風。特屬耀眼。

張孝先曰。大意以爲聖人之道甚大。而爲諸子百家淆亂其間。惟學之有得。乃可以徧觀而不爲所惑。自明己之能執約以窮乎博也。其實數言可了。而故爲汪洋浩瀚之勢以夸其奇。至謂聖人於道已知之。而不遂以明告天下。是尤以私意窺聖人者。蓋六經之說昭若日星。特見未到。則信不及耳。姑就其文而論之。以振末學卑陋之習。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植。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

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仄聞執事之風明倏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茅鹿門曰氣岸自別劉長安恐不得不斂衽自謝

張孝先曰文氣峭勁筆鋒犀利但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又入權術法門矣讀者不可不知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疏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嫩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今魯直

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閒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茅鹿門曰雅致

張孝先曰尺牘甚佳亦可想見山谷風韻高處

賀文太師致仕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歎伏惟致政太師窮夔皋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尚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蒙茸不采況復坐而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之下泝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鐘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以空疏誤辱知奬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效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歸埽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尚許登門之游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爲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扉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茅鹿門曰文有典刑且多風致

張孝先曰尚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蒙茸不采確是文潞公氣槩疏宕之中饒有蘊藉小啓

之絕佳者。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榮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術學蓋世。蚤游侍從。蔚爲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鎭靜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薦歷三鎭。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潁。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蓋已外物。誰與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尙不拒其來學。輒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屛。謹奉啓陳賀。

張孝先曰。其流宕處不及東坡。中云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說得歐陽身分高。此是文字擔斤兩處。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誦宦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間劇有宜。狙猿無事於冠裳。麋居不樂於鐘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讀書。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

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取諸賢以自助。驥騄之乘而罷駑與焉。楩柟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豪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罄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豪甄收。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張孝先曰。寫意鍊辭。工緻而不傷於纖麗。

臣事策六

厲羣臣

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嘗已略觀之矣。當堯舜之時。洚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怠荒之心。各守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此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或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其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立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而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

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皆懈而不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攀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苦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間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茅鹿門曰此篇議論大略與世之論考課資格者相參

張孝先曰此策極詆當時竊祿苟安之輩以爲既得所願則不肯復有所建立至讐之道路傭工之人百里千里惟視其錢之多少而已故州縣志在於改官既得改官而廉隅節幹之效常不如前漕刑臺諫志在於兩制既爲兩制而慷慨勁特之操已變其節噫臣子報稱之義固如是乎但欲振作之亦在乎嚴黜陟之典而已謂以術奔走天下恐不足以救其弊也

臣事策七

督監司

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俟乎聖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

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與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人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尙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

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惟其有所舉按不畏强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茅鹿門曰以當時御史爲能盡法以督州郡之吏而監司以上不免優游養望以待兩制而不能盡如爲御史者抗法以視職大略今亦近之

又曰今日之弊愚尤怪夫爲監司者往往頤指氣使於御史以苟且其奔走之令而不能如國家故設監司與御史互相督察以平其政而拊循其民此所以一御史習練而長厚而一道之吏民皆帖席矣一御史好爲擊搏而一道之吏民皆騷驛而殘破矣愚故曰今能察各道監司之中以博大持政而與御史相持以平其反者歲擢一二人以爲卿寺此亦足以按兩漢重二千石之權之意而爲御史者不至於怙權作威也

張孝先曰御史糾察百官之賢否而監司專督一方之守令監司默默苟容無所排擊發摘則一方之貪官汙吏得以倖免而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故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督監司以除姦吏此致治之良策也

三老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强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强很之心而願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趙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爰爰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

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狠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爲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惟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悔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頒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强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茅鹿門曰。讀此等文章。如看李龍眠白描。愈入細愈入玄。不忍釋手。

又曰。競之一字。爲號則不可。特曰三老嗇夫閭里之耳目。其爲教易行耳。

張孝先曰。論王道之本始於力田孝悌。而欲民之力田孝悌。在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知其爲此之樂。議論俱極醇正。引詩以明力田之可樂。湛深經術。意味深長。而通篇文法舒展。尤可資熟誦。

民政策二

舉孝廉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殿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彙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

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

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茅鹿門曰行文紆徐而巵

張孝先曰國家取士必得孝悌忠信之人以正世道而厚風俗乃取之以無用之詩賦則所取非所用是何異使人牧牛羊者不課以牛羊之肥瘠而課以樵蘇之多少則人有不舍此而趨彼者乎但科舉不可驟變議立孝悌科與科舉兼行使天下知人主意向之所在而趨之亦是轉移人心之一機也

民政策三

去佛老

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致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

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而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漠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徧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視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

爲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愼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尙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唐荊川曰。此等文體。在論與奏議之間。

茅鹿門曰。本歐陽子本論來。以生死二端作波瀾。

張孝先曰。在官之化民也。失其道。而佛老之教乘虛而入。若三代盛時。民所以養生報死者。莫不盡其當然之道。雖有佛老。豈得而入乎。故佛老之教行。由先王之道廢也。誠使修明先王之道。使彼不得苟且而惑其生。不得乘隙而制其死。則佛老之教不待闢而自祛矣。此至當不易之論也。蘇氏之學。晚年皆入於佛老。而其文如此。豈年壯氣盛。不爲異端所惑而然歟。抑亦制科應試之文。但取議論好而心未必然耶。